

·小说·

爱好

◆吴志良

小曹爱好楹联,在红白喜事上经常为大家撰联,同事们都称他为才子。幸运的是小曹的新任科长老陈也爱好楹联,并且是区楹联学会的副会长,老陈介绍小曹加入了区楹联学会。每逢周末,老陈便带小曹一块去学会和贾会长他们切磋探讨,小曹感到心里热乎乎的。

这天下午,贾会长拿出10余副楹联草稿向大家征求意见,老陈马上接过来读道:“还是我给大家读一读吧。”老陈的男中音非常悦耳动听,把贾会长的楹联读得声情并茂,读完后故作陶醉状说:“多么迷人的意境啊!”

副会长小李接着说:“我认为,咱们贾会长的楹联作品语言生动,极富感染力。”副会长老王轻咳一声说:“简洁明快,不愧是大家手笔。”

秘书长小周晃晃脑袋说:“构思精巧,尤

其结句常常出彩,颇具清人梁章钜之遗风。”最后轮到小曹,小曹觉得这几位是在明显地讨好贾会长,但都没有说到点子上。小曹便说:“优点大家都说了,不再重复。我提三点意见吧?”

大家一听小曹要提意见,脸色一下子都变了,空气变得有点紧张。贾会长打圆场说:“小曹,大胆直说,既然让大家讨论,就是想听听不同意见。”

后来,贾会长这组楹联作品发表在《区报》的文化副刊上,小曹看后心里咯噔一下,自己提的三点意见,贾会长一条也没采纳,还是外甥打灯笼——照旧(舅)。

大家都很高兴,老陈悄悄对小曹说:“贾会长一有楹联作品发表,就要请客了。”果然,周六下午贾会长招呼大家到聚仙酒楼喝酒。酒桌上,贾会长开始大讲特讲自己创作楹联的体会,不过讲来讲去全是自吹自擂之

词,老陈他们随声附和,配合十分默契。小曹的心里却不是滋味。

《区报》副刊经常刊登诗词楹联作品,不过看了几期,小曹觉得水平很一般,于是暗下决心要写出几副高质量的楹联,也好提高一下《区报》副刊的品味,然而投了几次稿,人家一副也没采用。

小曹颇不服气,把底稿拿出来,精心选择一番,挑出三副自认为最好的寄给了《中华楹联报》,没想到竟在“楹联新作选登”栏目很快发表了一副。学会订有好几份这种报纸,小李首先看到小曹发表的作品,于是鼓动大家要小曹请客,小曹头脑一热就答应了。小曹拿着一张报纸去请贾会长,贾会长瞥一眼小曹的作品,淡淡地说:“我还有别的应酬,就不去了。”

这个月末学会开会,贾会长总结了近一段的工作,最后严厉地说:“咱们学会里有个

别同志不务正业,不是拉帮结派,就是请客喝酒,心思都用到哪儿去了?”

小曹大吃一惊,因为近一段学会里除了贾会长和他再没人请过客,这不是明摆着在说自己吗?

贾会长的楹联新作又在《区报》副刊发表了,于是大家又到聚仙酒楼喝酒,小曹借故没去。后来,小李对小曹说:“贾会长说你写的楹联能上《中华楹联报》,纯属‘瞎猫撞上了死耗子’,其实你的撰联水平还嫩得很呢!”

以后,贾会长再和大家切磋探讨楹联作品时,小曹总感到无话可说,他实在不会像老陈他们那样故意逢迎贾会长。天长日久,小曹便成了学会里的“局外人”。半年过去了,区楹联学会依然大红红火火、热热闹闹,然而在这里却再也看不见小曹的踪影。

·散文·

美丽的坚守

◆黄海娟



从教十七年来,迎来送往了一批又一批的莘莘学子,辛勤耕耘收获了一份又一份的荣誉,自己也逐渐褪去了稚气和青涩,成为一名成熟而自信的优秀教师。在这个历程中,我越来越深深地感受到小学老师对孩子一生的影响是多么的重要。因此也常常想起我的小学老师——苗沛旺,他对我儿时的教诲使我终生受益。在第30个教师节来临之际,谨以此文献给我的老师,以表我的感恩与怀念。

——题记

我出生在绛县陈村镇陈村峪村,这是一个偏远的小山村,距离乡镇近四十里地,交通主要靠的是两条腿,走一来回需要七八小时。我的童年就是在这个山沟沟里度过的,

在这里我遇上了生命中的第一位良师——苗沛旺老师。正因为有了苗老师,我们的童年生活才过得非常充实而又丰富多彩。

苗老师教我们时已经四十多岁了,中等个子,一双充满睿智的眼睛,慈祥的脸上总透着一股威严,对犯了错误的同学就会严厉地批评,用他的话说“严师出高徒”,但是面对你的成绩他又会微笑着给予表扬和鼓励,这时又显得那么亲和。

苗老师能写一手漂亮的正楷字,自从一年级开始,我们的硬笔字帖、毛笔字贴全都是苗老师亲自书写的。当时,苗老师在南沟初级小学教学,学校北房是三间教室和一间办公室,两间南房是给孩子们烧水的地方。教室里是幼稚生、一年级、二年级和三年级在一起的四级复式班,总共三十多个孩子,所有的课程都是由苗老师一人来教。即便如此,在每天下午放学时,苗老师总会给我们每个人的方格本上写下五六个漂亮的生字,让我们回家照着练习,而且还定期给我们每人写一张毛笔字贴,教我们学写毛笔字。

我们完成的写字作业,苗老师总是细心地给我们指导,一个字一个字地帮我们分析哪一笔写得不好,哪一笔还不到位。正是因为那时打下的良好基础,使我在上师范时三笔字考试毫不费力就过关了。每当同事们夸我的正楷字漂亮时,我就会自豪地说:“其实,我写的是‘苗’体字。”

苗老师在教学中非常认真,对多音字在不同语言环境中的读音从不马虎,稍有含糊的地方就赶快查阅工具书。虽然山村里的人平时都说着很土的方言,但是我们与外人交流时却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以致后来当老师时我的普通话很轻松地就达到了国家一级乙等的水平。他对我们的作文日记总是细细地批改,每个不通顺的句子,每个错别字,甚至每个错误的标号、点号都难逃他的法眼。他给我们强调“沛”“沛”字的右半边最后一笔是从上到下通通的,不能写成“市”。记得他曾经给我们讲述他名字的含义,“苗”是小苗,“沛”是充足的水,“旺”是旺盛的意思,小苗只有浇灌了充足的水才能长得旺盛。现在想来,苗老师也正是用自己的一生践行着名字的含义,让我们这些小苗在知识的浇灌下茁壮成长。

苗老师带领我们亲近阅读,走进故事,在当时图书资源极其匮乏的情况下,他总是想尽办法给我们找到各种读物,小画本、小人书、童话故事、寓言故事等等,虽然有些图书已经很破旧了,但是我们总能读得津津有味。一个个神奇的故事,在我们的心田播下一粒粒美好的种子,让我们向往阅读,并在以后的学习生涯中爱上阅读。

苗老师非常注重我们的实践活动,当时学校的院子里有两块空地,苗老师就带领我们一起种植花草,引导我们细心观察,指导我们写观察日记。在自然课上,为了学习鱼身体器官的功能,苗老师带我们到河里捉来小鱼,并分别剪去鱼尾、鱼鳍,观察它们的作用,还解剖小鱼,让我们观察鱼鳃。在手工课上,苗老师带领我们在山上寻找一种红土来做泥塑,因为这种泥土干燥后不易崩

口,而且保存时间长。印象最深的是苗老师做好的一个苹果泥塑,上色后摆在窗台上,竟有一只小鸟前来啄食。同学们做出的孙悟空、猪八戒、小狗、小猫等作品在全联校“六一”节的展览会上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

那时的我觉得苗老师只是一位好老师而已,直到师范毕业从教以后,从长辈和乡邻那里,对苗老师才有了更深的了解。

苗老师不仅是我的老师,而且是我的爸爸妈妈那一代人的老师,这个小山沟里有一多半的人都是他的学生。

苗老师的心里装着所有的小苗,却顾不上照顾自己的小家。他年轻的时候就是村里的校长,在村里的中心学校教高年级学生,因为离家比较远,只有星期天才能回家一次。那时,生产队里干活挣工分,由于家中无劳力,师母一个人带着几个年幼的孩子留在家中,每天既得在家操劳又得带着孩子去生产队干活,还得伺候瘫痪在床的二伯,下地稍微迟一点,就要受到队长的训斥。孩子也因此受尽了苦难,小小年纪就到上山拾柴、下河抬水。由于劳动粮少,分到的口粮不够吃,一家人都得跟着挨饿。当时苗老师的月工资只有二十元,很难维持家庭开支。好心的邻居不止一次劝他别再教学了,师母也不止一次地乞求他回家种地,孩子们也常常生气不理他。看着一家子大人小孩跟着受累受气,苗老师也不止一次地流泪,但是一想到山区的文化人少,外地教员不肯来,如果自己不去教书,山区的孩子怎么学文化呢?他一次次地说服了师母,继续繁重的教学工作。

由于长期劳累,师母患了严重的胃下垂,这时苗老师只好辞去了校长的职务,回到离家较近的学校,一边教学一边照顾家庭,所以我就有幸成为了苗老师的学生。由于常年工作紧张繁忙,白天忙着给孩子们上课,晚上又得熬夜批改、备课,再加上生活条件艰苦,苗老师终于积劳成疾,先后动了几次大手术。一年冬季放假的时候,苗老师由于严重的胃出血竟然昏倒在讲台上……那一年,全家人是在山下镇卫生院过得年。大病初愈后,苗老师又站在了那神圣的三尺讲台上……

自从二十二岁从教开始直至退休,苗老师一直坚守在这个小山沟里。正因为有了他的坚守,这个贫瘠的小山村的孩子没有一个成为文盲;正因为有了他的坚守,这个贫瘠的小山村的孩子有了读书的欲望;正因为有了他的坚守,这个贫瘠的小山村的孩子有了走出大山的希望。

(该文发表于2014年9月《中国教育报》)

